

教育学原理视域下数字时代中文教学的手写与电打平衡研究

依地尔才次克

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4日

摘要

在数字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背景下, 国际中文教育中汉字教学的“手写”与“电打”平衡问题愈发关键。本文以美国杜克大学、圣母大学的中文教学实践为案例, 结合《教育学原理》中关于教学本质与教学原则的理论视角, 采用文本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 探讨电打教学兴起背后的教学逻辑及其对汉字能力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 电打的普及既体现了教学效率优化的现代教学取向, 也暴露了教学中认知深度与文化遗产的缺失。基于教学本质中“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统一”的原则, 本文提出应构建分阶段、差异化、融合型的教学模式, 并依据教学原则中的“直观性、系统性、巩固性、量力性”等原则设计专项训练, 以实现效率与深度的协同发展, 推动数字化时代汉字教学的科学化与人性化统一。

关键词

国际中文教育, 汉字教学, 电打, 手写能力, 教学

A Study on the Balance between Handwriting and Typing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Digital 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Theory

Yidier Caicik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15, 2026; accepted: August 17, 2026; published: August 24,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he issue of

文章引用: 依地尔才次克. 教育学原理视域下数字时代中文教学的手写与电打平衡研究[J]. 教育进展, 2026, 16(8): 1291-1299. DOI: 10.12677/ae.2026.1681757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handwriting” and “typing”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with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ritical. Tak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s at Duke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nature and principles of teaching drawn from *Principles of Pedagogy* with methods such as text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pedagogical logic behind the rise of typing teaching and it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proficiency.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c typing teaching not only reflects a modern pedagogical orientation towards optimising teaching efficiency but also exposes a lack of cognitive depth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teacher-led instruction and student-centred learning” inherent in the nature of teaching,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development of a phased, differentiated and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l. Furthermore, it suggests designing specialised training programmes in accordance with pedagogical principles such as “concreteness, systematicity, consolidation and appropriateness to abili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efficiency and depth, thereby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rigour and humanistic values in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Typing, Handwriting Skills, Teach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汉字是汉语学习的核心载体，其教学方式随技术、社会与教育理念的发展而演变，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而言，汉字学习颇具挑战，对教师来说亦是重要难题[1]。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浪潮中，“电打”逐渐成为国际中文课堂的主流书写方式，尤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海外高校教学中广泛应用。这一转变不仅是技术驱动的结果，更是教学理念、学习主体与教育环境互动的产物。然而，电打的普及也引发了学界对汉字认知深度、文化遗产与语言能力均衡发展的深切担忧。手写与电打之争，表面上是技术工具的选择问题，深层则是教学本质与价值取向的体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语难学”似乎已成为一个历史久远、影响巨大的国际性认知，甚至是一种世界性常识[2]。这种普遍认知使得汉字教学在海外环境中始终面临吸引与维持学习者的挑战。

教育学原理指出，教学是教师引导学生主动掌握知识、发展能力、形成价值观的互动过程，其本质是“教”与“学”的辩证统一。教学原则作为指导教学活动的基本准则，源于对教学规律的科学认识，贯穿于教学设计与实施的全过程。在当前数字化教学常态化的背景下，如何既发挥电打的高效优势，又延续手写对汉字认知与文化理解的深层价值，已成为国际中文教育亟待解决的核心课题。从宏观教育发展角度看，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相结合，是教育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泉[3]。汉字教学的数字化转型正是这一趋势在语言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本文尝试从教育学原理的视角出发，以教学本质与教学原则为理论透镜，重新审视电打与手写在汉字教学中的角色与关系。研究以美国杜克大学、圣母大学的中文教学实践为经验素材，通过文本分析、案例解读与理论推演，探讨以下问题：1) 电打教学的兴起反映了怎样的教学本质变迁？2) 电打对汉字能

力的冲击如何违背或契合某些教学原则？3) 如何基于教学原则构建手写与电打的平衡体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本文旨在为数字化时代的汉字教学提供既有理论高度又兼具实践路径的参考框架。

2. 理论框架：教学本质、教学原则及其对汉字教学的启示

2.1. 教学本质的双重维度：文化传递与主体建构

教学本质是教学理论的核心议题。传统上，教学被视为“教师传授知识、学生接受知识”的过程，强调教师权威与文化传递。现代教学观则更注重学生的主体性与建构性，认为教学是师生共同参与的意义生成活动。在教育学原理中，教学本质被概括为“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统一”，既要求教师发挥引导、组织与评价的作用，也强调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能动性、体验性与创造性。

对汉字教学而言，这一本质体现为双重任务：一是文化传递，即教师需系统传授汉字的形体结构、笔顺规则、文化内涵，使学生掌握汉字作为文化符号的编码系统；二是主体建构，即学生需通过亲身书写、辨析、运用，将汉字内化为个人认知与表达工具。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深度理解对汉字文化的传承至关重要[4]。教学若仅停留在工具性层面，而忽视汉字所承载的历史、哲学与审美内涵，则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递。

手写教学更贴近文化传递的深度性，从认知科学的具身认知理论与二语习得领域的双重编码理论(双通道学习理论)视角来看，手写是典型的多感官具身认知过程：其涉及肌肉记忆、空间布局与笔画韵律，整合了触觉、动觉、视觉多通道感官输入，通过身体动作与认知的双向互动深化字形的长时记忆表征；同时可同步激活字形的视觉编码与书写动作的运动编码，形成双通道记忆通路，显著提升汉字形义联结的稳固性，这与二语习得中“多通道输入强化习得效果”的核心规律高度契合；而电打教学则更凸显主体建构的效率性，其认知加工以拼音语音编码与字形视觉识别为主，运动编码卷入度极低，记忆通路相对单一，但也正因大幅降低了书写操作的认知门槛，使学生能更快跨越汉字书写障碍，进入表达与交际阶段。理想的教学应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从教育本质守护的角度看，在技术浪潮中必须警惕技术对教育本质的异化，积极倡导价值理性，确立个体发展目标的首要地位，教师应成为教育本质的“最终守护者”[5]。

2.2. 教学原则的系统性与汉字教学的设计依据

教学原则是长期教学实践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对教学设计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本文重点援引以下原则，并关联汉字教学的实际：

直观性原则：强调通过实物、模型、图像等感官刺激帮助学生形成清晰表象。在汉字教学中，手写是最高程度的“直观”，学生通过笔墨纸砚的触感、笔画运行的轨迹、字形结构的空间安排，直接体验汉字的形体美与构造理据。电打虽提供视觉候选字，但缺失书写的触觉与运动反馈，削弱了直观体验的完整性。

系统性原则：要求教学内容循序渐进、前后衔接，形成知识网络。汉字本身是一个系统，由笔画、部件、整字构成层级结构。手写训练常从基本笔画到复合笔画，从独体字到合体字，符合系统习得规律。电打输入以拼音为中介，容易打破汉字形义系统的内在关联，导致学习碎片化。

巩固性原则：强调通过复习、练习、应用强化记忆与理解。手写通过反复书写强化肌肉记忆与字形表征；电打则通过频繁输入强化“拼音-字形”的快捷关联。但后者若缺乏书写支撑，容易导致字形记忆虚化，形成“能认不能写”的能力断层。值得注意的是，巩固性教学原则在后现代视域下正经历理论转向，教师应依据适时性、理解性、境域性和文化性的指向来具体实施巩固性原则[6]。

量力性原则：要求教学符合学生身心发展阶段与认知水平。对于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汉字初学阶段认知负荷极大。电打通过拼音输入降低初期门槛，符合量力性要求；但若长期替代手写，则可能阻碍学生向更高阶段的汉字系统掌握迈进。

启发性原则：强调激发学生主动思考、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汉字教学不仅是技能训练，更是思维训练。手写过程中的笔顺推理、结构安排蕴含逻辑思维；电打则更偏重选择与匹配，思维卷入度相对较低。

这些原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协同作用的整体。在数字化教学中，如何在不同阶段、不同任务中灵活运用这些原则，成为平衡手写与电打的关键。

3. 电打教学的兴起：教学本质变迁的实践映照

3.1. 效率取向与学生主体性的彰显

电打在美国高校中文课堂的普及，首先反映了教学本质中“学生主体性”的增强与对“教学效率”的追求。数字技术的成熟为学习者提供了便捷、低错的输入工具。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具备强大互联网功能的触屏智能手机的问世，文字电打书写加速普及，在语言生活的各个领域迅速取代笔写[7]。这为中文课堂的电打教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与社会实践基础。

拼音输入法的智能化极大降低了汉字书写的认知负荷。学生从被动书写者转变为主动表达者，教学重心从字形记忆向语言运用迁移。这一转变契合了现代教学观中“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也与美国高校强调交际能力、任务型教学的整体取向一致。通过电打，学习者能够更为自信地使用汉字进行书写交际，中文学习的动力也会随之提升。这种“低门槛、高效率”的输入方式，显著降低了汉语学习的难度和初学者的心理障碍和认知负荷，减少了因“不会写”而导致的“不敢说、不敢写”的消极循环，从而有助于激发学生，特别是低龄学生的学习兴趣[8]。

例如，杜克大学中文项目在初中级课程中引入电打写作任务，使学生能在掌握有限汉字的情况下完成段落表达，显著提升了学习成就感与课堂参与度。这种设计体现了教学对学生认知特点与学习动机的尊重，是对“量力性”与“启发性”原则的实践回应。从数字化时代的角度看，汉字电打教学模式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教学方法，它不仅符合语言教学的效益最优化原则，还能够增强学生学习汉字的积极性，进而对学生的整个汉语学习生涯产生正面影响[9]。

3.2. 技术赋能与文化传递的隐忧

然而，电打教学的过度推广也暴露了教学本质中“文化传递”维度的削弱。汉字不仅是交际工具，更是中华文化的活态载体。手写过程中对笔画、结构、笔顺的体验，是学生对汉字形义关系与文化内涵进行深度认知的重要途径。电打的“选字”模式简化了这一过程，将汉字认知转化为视觉识别任务，削弱了学生对汉字构形理据与文化隐喻的理解。从教育生态的实用角度看，在汉字教学过程中采用“电打为主”的方式可以招徕更多的学生，因为学习者已经不再把汉字作为主要障碍，这对那些在海外从事汉语教学的机构和老师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这种招生策略的成功不应以削弱汉字文化的深度传承为代价。

教学本质要求教师在技术应用中保持文化自觉。若一味追求效率而忽视汉字的文化属性，则教学可能沦为工具性训练，失去语言教育的人文底蕴。美国圣母大学在教学中曾发现，长期依赖电打的学生对“木”“水”“火”等部首的象征意义感知迟钝，无法理解“林”“森”“炎”“焱”等字的结构逻辑，这正是文化传递层面缺失的表现。

4. 电打对汉字能力的冲击：教学原则视角下的问题诊断

4.1. 汉字认知浅表化：对“直观性”与“系统性”原则的背离

需要首先明确的是，电打对汉字学习的影响并非同质化结果，而是随输入法的技术特性呈现显著分化，不可将“电打”作为单一整体笼统讨论。当前海外中文课堂普遍采用的智能全拼输入法，依托拼音语音中介与候选词联想机制，学习者仅需输入拼音即可从候选列表中识别选字，对字形结构的主动加工深度最低，也是认知浅表化问题最突出的输入形式；双拼、形码类输入法要求学习者掌握字形或音节编码规则，需主动拆解汉字部件或音节结构，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汉字系统的认知加工过程，字形记忆的卷入度显著更高；触屏手写输入虽无纸笔书写的触觉压力与深度肌肉记忆，但保留了笔画书写的运动轨迹与笔顺逻辑，其认知效果介于纸笔手写与键盘输入之间。本研究中讨论的电打教学冲击，主要指向当前应用最广泛的智能全拼输入模式，而非所有数字化输入形式的共性问题。

电打输入中的“认形选字”机制，使学生失去通过手写建立字形与笔画关联的直观体验。教学原则强调“直观性”，即通过感官接触深理解。手写正是汉字教学最直接的直观手段——学生通过笔墨的运动感受笔画的起止、轻重、节奏，通过布局的安排理解结构的平衡、呼应、主次。这种具身认知是电打无法替代的。

长期依赖电打，学生汉字认知缺乏系统构建。汉字系统以笔画、部件为基本单位，通过组合生成新字。手写训练常依循“笔画－部件－整字”的系统路径，而电打输入以拼音为索引，打乱了汉字的内在系统关联。例如，学生在电打中可轻松输入“骑”“椅”“倚”，但未必意识到它们共享“奇”这一声旁，更不理解“马”“木”“人”等形旁的功能差异。这种学习方式违背了“系统性”原则，导致知识孤立化、记忆表层化。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长期忽略书写训练亦会削弱字形结构记忆，形成“能打不能写”的输入偏倚[10]。学生对汉字的掌握停留在被动识别层面，主动生成与再现字形的能力显著退化。数字化赋能教育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技术应用与教育目标之间的关系，避免因技术短板导致的教学效果弱化[11]。

4.2. 声调感知弱化与词汇能力窄化：对“巩固性”与“发展性”原则的挑战

电打输入对声调要求的降低，导致学生语音能力发展滞后。教学原则提倡“循序渐进”与“因材施教”，声调作为汉语语音系统的核心，应在不同阶段得到持续强化。电打输入的“去声调化”倾向(如输入“ma”可得到“妈”“麻”“马”“骂”所有声调字)，使学生失去在书写中内化声调规则的机会，声调意识逐渐模糊。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无需刻意关注声调高低，长此以往便导致对声调的敏感度显著下降。

美国高校教师普遍反映，电打依赖程度高的学生，口语中声调错误率明显上升，“声调偏误”问题加剧。

同时，输入法的高频词推荐机制使学生词汇选择趋于单一。系统常优先呈现“开心”“好吃”等通用词，而“欣喜”“美味”等更具表现力的词语则需手动翻找。学生为求效率，逐渐形成“首词依赖”，词汇主动检索与运用能力退化。这违背了“发展性”原则，阻碍学生语言能力向更高阶段迈进。研究显示，电打写作中词汇多样性指数显著低于手写写作，表达趋于平淡化。

4.3. 句法结构简化与逻辑能力稀释：对“启发性”与“系统性”原则的偏离

电打输入中学生倾向于使用简单句、回避复句，反映出其句法构建能力不足。教学原则强调“启发性”，即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复杂意义与逻辑关系。手写在句法训练中具有更强的认知卷入度——学生在组织长句时需同步处理字形书写、词汇选择、语法衔接与逻辑连贯，这一过程促进深度思维。电打的便

捷性虽提升输出速度，却常使学生回避关联词、修饰语与嵌套结构，句式趋于零散。

例如，在表达因果关系时，学生更可能写出“下雨了。比赛取消。”而非“因为下雨，所以比赛取消了。”关联词的省略不仅是语法简化，更是逻辑表达的弱化。这种倾向若长期固化，将影响学生高层次书面表达与学术写作能力的发展。从教学系统观看，句法训练是语言能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打导致的句法简化实则是教学系统性的局部塌陷。

5. 基于教学原则的平衡教学体系构建

需要强调的是，手写与电打并非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适配不同教学目标、不同学习阶段的互补性工具：手写长于深度认知建构与文化传递，但重复机械的抄写训练易削弱学习兴趣、陷入无意义的技能重复；电打长于高效表达产出与交互协作，但浅表的选字模式易导致认知浮于表面，却可通过精细化的教学设计强化认知卷入度。二者的平衡不是固定比例的简单分配，而是基于教学目标的动态适配与功能互补。面对电打带来的挑战，国际中文教学需回归教学本质，依据教学原则构建手写与电打平衡的体系。以下从阶段设计、任务融合、专项训练三方面提出整合策略。

5.1. 分阶段差异化教学：贯彻“量力性”“系统性”与“发展性”原则

混合差异化教学模式的相关研究证实，基于学习者个体差异(如语言水平、学习风格、多元智能等)提供精准教学支持，可有效提升教学成效[12]。学习站模式下的差异化教学实践也进一步验证，针对不同组别学生在教学目标、内容、实施过程与评价环节进行差异化设计，能够显著提高学习效率[13]。鉴于学生汉字能力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教学需匹配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动态调整手写与电打的练习比重，实现“手写递减、电打递增”的梯度过渡。

初级阶段(零起点~HSK3 级)：以手写为主导，奠定汉字认知的直观基础。教学重点为基本笔画、笔顺规则与常用独体字。每课安排田字格书写练习，教师通过板书示范、笔顺动画、手写批注强化直观印象。电打仅用于极简单的课堂互动(如输入姓名、日期)，或作为课后拼音打字的游戏化练习，避免过早形成依赖。此阶段强调“直观性”与“系统性”，帮助学生建立汉字书写的基本图式。

中级阶段(HSK4~6 级)：手写与电打并重，推动能力整合。手写训练聚焦于形近字辨析(如“未/末”“己/巳”)、部件归纳(如“扌”旁动词、“饣”旁食物词)与错字纠正。电打训练则用于段落写作、邮件撰写等实际任务，强调词汇选择与句法复杂度。教师可设计“手写笔记 + 电打报告”任务，使学生同时体验两种方式的优点。此阶段注重“巩固性”与“启发性”，促进汉字知识向运用能力转化。

高级阶段(HSK7~9 级)：以电打为主，但保留手写的文化与认知功能。课堂讨论、论文写作、项目报告均以电打完成，提升表达效率与流畅度。同时，定期开展“汉字文化工作坊”，教师手写演示甲骨文、金文到楷书的演变，解析形声、会意等构字法；布置“手写识别”作业，让学生辨认教师或同学的手写体，维持字形敏感度。此阶段体现“发展性”与“文化性”，使学生在高效表达中不忘汉字本源。

5.2. “手写 - 电打”融合型任务设计：体现“直观性”“巩固性”与“启发性”原则的协同

单一的教学方式易导致能力偏差，融合型任务能促进手写与电打的优势互补。设计核心在于以手写深化认知，以电打提升产出，形成“输入 - 处理 - 输出”的完整学习闭环。

“手写构思 - 电打成文”写作任务：要求学生先用手写草稿梳理作文框架，标注拟使用的关键词、复杂句式与文化典故，教师批改后再用电打完成全文。例如，在“我的家乡”主题写作中，学生手写列出“依山傍水”“人杰地灵”“乡愁”等词，并画出段落逻辑图；教师反馈后，学生用电打扩展成文。此任务强制学生突破“高频词依赖”，在书写中深度加工语言材料，符合“启发性”与“系统性”原则。

对比性字形训练任务：通过“手写－电打”对比强化形义联结。例如：形近字辨析：手写“即/既”“未/末”，再用电打输入含这些字的句子；部件联想：手写“氵”旁，列举“江、河、湖、海”，再用电打编写一段关于水的短文；文化解码：手写“休”（人倚树）、“看”（手遮目），讲解构字理据，再用电打创作小故事使用这些字。此类任务凸显手写对字形深度认知的必要性，同时发挥电打在语境运用中的效率，体现“直观性”与“巩固性”的结合。

多模态输出任务：结合手写、电打与其他媒介，营造丰富的学习情境。例如：手写书法展示＋电打解说：学生手写一幅书法作品（如“福”字），再用电打撰写其文化含义与个人感悟，发布于课程平台；手写笔记＋电打汇报：观看中文纪录片后，手写记录关键信息，再小组协作电打制作PPT并口头报告。这些任务兼顾文化体验、语言运用与技术操作，符合“整体性”与“实践性”的教学理念。

电打认知深化类任务：通过教学设计破解电打“选字即完成”的浅表加工模式，充分释放数字化工具的认知赋能价值，强化电打过程中的思维卷入度。例如，开展“选字辨析”输入训练，要求学习者不得直接选用首词推荐，需检索同音字、形近字并分别组词造句，在输入过程中强化形音义的深度联结；借助思维导图软件开展汉字部件归类、主题词汇拓展任务，以可视化电打操作梳理汉字的系统性关联，弥补拼音输入打破汉字形义系统的不足；设计在线协作写作项目，要求小组学生共同打磨文本、辨析近义词、优化句法逻辑，在高效输出的同时推动词汇与句法的深度加工，发挥电打的交互性与工具性优势。

手写去机械化训练设计：避免手写训练沦为无意义的机械抄写，强化书写过程中的认知卷入与文化承载，落实启发性与量力性原则。例如，推行“理据式书写”，要求学生每书写一个汉字同步标注其部件功能、构字逻辑，而非单纯重复笔画数量；开展“创造性书写”任务，结合节日、文化主题设计汉字海报、书法短句创作，将书写训练与文化表达、创意输出相结合；采用“错字溯源书写”，针对学生的书写偏误，从字形演变、构字原理层面解释错因，再辅以针对性书写巩固，让每一次书写都服务于形义理解，而非机械的肌肉记忆重复。

5.3. 专项能力强化训练：落实“针对性”“反馈性”与“巩固性”原则

针对电打易导致的薄弱环节，设计系统化、互动性强的专项训练，嵌入常规教学周期。

汉字层面：重建形义系统。笔画与结构训练：每周一次“笔画工坊”，手写基本笔画及衍生字（如“横”：一、十、土、王）；使用汉字拼图APP，拖动部件组合成字，强化结构意识。**形近字深度辨析：**制作“错字病历卡”，收集学生电打中高频错字（如“在/再”“做/作”），手写辨析其形、音、义差异，并造句巩固。**文化理据讲解：**教师手写演示“家”（屋下有猪）、“安”（屋中有女）等字，学生分组讨论其古代生活隐喻，并用电打撰写短文。

语音层面：强化声调意识。声调标注练习：给出一段电打文本，要求学生手写标注每个字的声调，并朗读录音。**纠音训练营：**利用语音识别软件（如讯飞输入法）让学生朗读句子，系统自动评分，教师针对共性错误（如三声上不去）进行专项训练。**声调律动游戏：**结合身体动作（抬手为一声、平举为二声等）表演声调，再用电打输入所读词汇。因此，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该注意学生的发音，及时纠正，给学生以正确的反馈^[14]，这是弥补电打环境下声调训练缺失的关键一环。

词汇与句法层面：拓展表达维度。词汇升级任务：每月开展“词汇拓展周”，教师提供主题词表（如“高兴”升级为“欣喜、愉悦、兴高采烈”），学生手写造句，再用电打编写短文，要求使用至少5个升级词。**句法支架训练：**教师提供半结构化模板（如“不仅……而且……”“既然……就……”），学生手写补充，过渡到电打自由创作。**语法监控练习：**针对“的、地、得”混用问题，设计“语法诊断室”：学生互相批改电打作文，手写标注虚词错误，并说明理由。

这些专项训练形成“识别－理解－运用－纠正”的循环，强调即时反馈与重复强化，符合“巩固性”

与“反馈性”原则。教师可通过学习管理系统(如 Canvas)跟踪学生进展,动态调整训练重点。

6. 讨论: 数字化时代汉字教学的理论再思与范式转型

基于以上分析与案例,我们可进一步从教育学原理出发,对数字化时代的汉字教学进行理论反思。

6.1. 教学本质的再定义: 从“工具掌握”到“意义生成”

在技术介入下,汉字教学的本质需超越“书写技能训练”,走向“文化意义生成”。教师不再是单纯的技能传授者,而是文化中介与技术调适者;学生不仅是语言使用者,更是文化体验者与跨文化阐释者。手写与电打的平衡,实质是“文化深度”与“交际效率”的平衡,是“传统继承”与“现代适应”的平衡。教学应引导学生在电打中追求流畅表达,在手写中体悟文化底蕴,实现语言能力与人文素养的同步发展。教育数字化的本质在于实现人机协同,其最终目标是在技术赋能下实现大规模个性化教育,使每个人成为独特的“这一个”[15]。因此,汉字教学的数字化转型不应是“AI+教育”,而应是“教育+AI”,即从汉字教学的问题和需要出发,从学习者的发展出发。

6.2. 教学原则的当代调适: 技术环境下的原则创新

传统教学原则诞生于前数字时代,在技术环境中需进行内涵扩展与实践创新:

直观性原则:可融合多媒体资源,如汉字演变动画、虚拟书写软件,增强视觉化直观,但不应完全取代实体书写。

系统性原则:需重新设计汉字教学序列,将电打常用字、手写基础字、文化关键词进行有机编排,形成“双轨”课程体系。

巩固性原则:可利用算法推送个性化复习字库,结合手写默写与电打听打,形成混合巩固模式。

启发性原则:可通过在线协作平台设计汉字探究项目,如“汉字跨文化比较”“网络新字生成机制”,激发学生高阶思维。

6.3. 教师角色的转型: 从“讲授者”到“教学设计者”

在平衡教学中,教师的核心任务从知识讲授转向学习环境设计与过程引导。教师需具备:

技术整合能力:熟练运用输入法教学工具、汉字学习 APP、自动批改系统;

文化阐释能力:能深入浅出讲解汉字文化,设计文化体验活动;

诊断调节能力:通过数据分析识别学生能力偏差,动态调整手写与电打比例;

跨文化沟通能力:理解非汉字圈学生的学习难点,搭建认知桥梁。

7. 结论

本文以教育学原理中的教学本质与教学原则为理论框架,以美国高校中文教学实践为经验基础,系统探讨了数字化时代国际中文课堂中手写与电打的平衡问题。研究表明,电打教学的兴起是教学效率取向与学生主体性彰显的体现,但其过度使用也导致汉字认知浅表化、声调弱化、词汇句法简化等问题,背离了直观性、系统性、巩固性等教学原则。

为实现手写与电打的科学平衡,本文提出应构建分阶段差异化教学模式,依据学生汉语水平动态调整二者比重;设计“手写-电打”融合型任务,促进认知深度与表达效率的协同;开展专项能力训练,针对性修复电打带来的能力薄弱环节。美国杜克大学、圣母大学的实践表明,这些策略能有效缓解电打对汉字能力的冲击,提升教学质量。

数字化时代的汉字教学绝非“传统”与“现代”的简单取舍,而是在教学本质指引下、依据教学原则

开展的系统工程。未来，国际中文教育应在技术赋能中坚守文化遗产，在效率追求中深化认知建构，推动汉字教学从“工具掌握”走向“意义生成”，从“技能训练”走向“全人发展”。这需要教师、研究者、课程设计与技术开发者的共同努力，也需要跨文化、跨学科的持续对话。唯有如此，汉字这一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文字符号，才能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成为世界学习者通往中国文化与思维的一扇明窗。

参考文献

- [1] 崔希亮. “手写”与“电打”对汉字学习的影响及相关研究视角[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4, 22(5): 11-19.
- [2] 王辉, 沈梦菲. 汉语真的难学吗——汉语国际形象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 2021, 35(3): 291-305.
- [3] 马敏, 龙献君. 数智时代对外汉字教学改革的路径研究[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24(9): 15-18+79.
- [4] 王维佳. 电打时代汉字教学中的文化构建[J]. 汉字文化, 2025(12): 100-102.
- [5] 刘家琿. 人工智能技术浪潮中的教育本质守护——以音乐学科为例[J]. 音乐教育与创作, 2026(2) 4-9.
- [6] 吴柔媚, 张勇, 徐文彬. 巩固性教学原则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指向: 基于后现代的视角[J]. 教学研究, 2023, 46(2) 61-66+71.
- [7] 贾泽林, 罗泉悦. 国际中文教育“手写为学, 电打为用”汉字书写观的构建与操作[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5, 23(3): 24-30.
- [8] 翟乃刚. 电打时代汉字教学模式的革新与实践[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4, 22(4): 19-28.
- [9] 张耀文. 汉字电打对形似字辨识的影响及其教学模式探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5.
- [10] 周质平. 汉字手写与电打的争议[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5(3): 1-2.
- [11] 程莉铭. 数字化赋能高校教育专业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25.
- [12] 霍佳洁. 混合差异化教学模式在汉语口语课中的应用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西安石油大学, 2025.
- [13] 马添添. 学习站模式下的国际中文教育差异化教学初探: 以武汉长江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3.
- [14] 王换男, 王志平. 数字化时代“电打”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研究[J]. 大众文艺, 2025(7): 175-177.
- [15] 袁振国. 教育数字化的本质与实现路径[J]. 上海教育科研, 2026(5): 1-7.